



插畫：夏末生

在那個此刻

釋見鐸



今日，世界有七十多億的人口，縱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狀態與需求，但是都必須面對：如何生存？如何尋求幸福？就印度人而言，生活的傳統目標是什麼？是遵循美德和教規？是獲得財富和成功？還是尋找快樂，最終尋求教導和超脫？

約西元前五世紀，在印度恆河平原的城市，出現大量的思想家，唯物主義者、無神論者、命定論者，他們質疑來世、輪迴的存在，也對生命存在型態提出不同的看法，如耆那教徒認為萬物不是由神所造，而是由命（靈魂）與非命（物質）所組成，嚴格的

苦行可以實現解脫；也有認為世界萬物不過是元素的組成，死後即滅散，沒有來世，倡導人生的目的在追求此生的歡樂和幸福。當然，還有一位，坐在菩提樹下思考的那夜之後，他改變了自己與世界。

清晨，佛陀已完成對世間實相徹底的觀察與思惟。他認為「人類存在的本質是苦」，苦來自於內心的我執，是由於對外在與自我的依戀和貪婪所引起。從執我的欲望與煩惱中解脫，人們就能得到真正的解脫，得到內心的平靜與自在。而這些，不從神降臨；非由家世種姓決定；都得以經由個人的努力而獲得。作為人，不論有無信仰，這些內心的價值，對個人、家庭，乃至整個社會國家的提昇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
佛教的思想核心是緣起；實踐的方式是對我執的看破，稱為八正道；總結是尊重所有眾生，是非暴力理性的智者文明。聽起來很淺顯，對當時的印度而言，卻是一個革命性的目標——從印度古老而又充滿偏見的種姓制度中，重新認識自己與人類本身的價值。

佛陀走了很長的路，從菩提伽耶，來到鹿野苑，找到之前一同修行的五位老朋友，他們成了佛陀的

第一批門徒。佛陀對他們說法的內容，結集為《轉法輪經》，意即讓法則的輪轉動起來，也就是後人所熟知的「初轉法輪」。佛、法、僧三者具足，從此，法的轉動，就再也沒停過。

火車沒到站之前，幾位印度導遊倚靠車門閒聊，我們問：「您們怎麼知道對方是什麼種姓？」

其中一位導遊很不耐煩地回答：「不管臉、頭髮、耳朵，血都是紅色的，對嗎？你的血、我的血，都是紅色的，對嗎？不要分，都是一樣的。」

誰想要分別？還是不分別，就沒有歸屬感？像天空裡的一朵孤雲飄著。

喔，對了！那十天，當我望向印度的天空，常常都是整片的藍，一朵雲也沒有。

